

新德國的誕生

蘇秀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召集人)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午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演奏聲中，自世界地圖上消失，從此成為歷史上的名詞。

當兩德正式宣佈統一之前數小時，戴梅吉爾 (Lothar de Maizière) 在東柏林一家劇院舉行的官方儀式中，最後一次以東德總理身分發表演說，向成立四十一年自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從不知民主為何物的東德道別。

在東德悄然隱入歷史的同時——十月三日零時，新的德國誕生了，從北海到阿爾卑斯山，從法國邊界到波蘭西疆，德國人以香檳、煙火、音樂和鐘聲迎接歷史的新頁。

新的德國仍然以西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為國名，擁有七千八百四十萬人口，為僅次於蘇聯的歐洲第二大國，她的領土面積有三十五萬七千平方公里，較一九一九年凡爾塞和約確認的德國領土小了四分之一，比法國、西班牙和瑞典都稍遜一籌，但在經濟上則是中歐的巨人。

統一後德國軍隊將自兩德原有的六十六萬人減為三十七萬人，並承諾不生產、不擁有及不使用核子和生化武器。同時，德國向蘇聯提出安全保證和經濟援助的承諾。另一方面，對波蘭承認一九四五年時劃定以奧德河——奈塞河 (Oder-Neisse) 為界的德、波邊界為永久邊界。統一德國的疆域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及整個柏林在內。德國承認放棄對其他領土的訴求。

由於一九八九年瀰漫於整個共產世界的民主潮流，更由於西德總理柯爾適時把握了歷史的契機而採取一連串的配合行動，卒使柏林圍牆崩塌後不到一個月即完成了兩德統一大業。仍處在分裂中的海峽兩岸中國人，在研究德國統一的條件和發展之際，應該可得到一些啓示。

新德國的誕生

「二加四」會議

德國統一大業，僅在柏林圍牆開放後不到十一個月的時間內完成，但其過程複雜艱辛，而且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德國統一的作業係分兩方面進行，一是有關德國統一的內部問題，完全由兩個德國自行解決，如七月一日實施的兩德貨幣、經濟暨社會福利統一條約以及八月卅一日簽訂的兩德政治統一條約；^①另一是有關德國統一的涉外問題，如美、英、法、蘇四國在東、西德駐軍的撤離時間，統一後德國武力的裁減和是否加盟北約組織，以及德、波邊界等問題，則由「二加四」會議討論決定。

所謂「二加四」會議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四個戰勝國美、英、法、蘇和東、西德兩國共六國舉行的會議，分別在六個國家的首都輪流舉行，並定在今（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間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召開前完全定案。

「二加四」籌備會於今年三月十四日在波昂舉行，爲了顧及東德將在三月十八日舉行大選後成立新政府，籌備會未作任何決定，僅由西德外交部宣佈西德和法國已就波蘭邊界問題取得協議，在七月於巴黎召開「二加四」會議討論此一問題時，同意邀請波蘭出席。

「二加四」會議第一回合談判於五月五日在波昂舉行，出席的有西德外長根舍、東德外長梅凱爾（Markus Meckel）、美國國務卿貝克、法國外長杜瑪（Roland Dumas）、英國外相赫德（Douglas Hurd）和蘇聯外長謝瓦納澤（Eduard A. Shevardnadze）。六國外長圍一圓桌而坐。座位的安排雖祇是一般外交禮節，但對東、西德而言，卻富有特殊的象徵意義。三十一年前——一九五九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爲了安排座位，足足花費了半小時才獲得裁定：美、英、法、蘇四國代表合坐一個圓桌，東德和西德分坐另外兩個小圓桌，和今天的情景對照，真是時移勢異。談判的主要議題之一，是統一後德國和北約的關係，美、英、法三國希望德國留在北約，蘇聯則持反對態度，認爲德國統一仍爲北約會員國將危及歐洲的均勢平衡，但表示莫斯科願對這個問題尋求一項可爲各方接受的妥協方案。西德總理柯爾向蘇聯外長謝瓦納澤提出擴大蘇、德雙方合作建議，改善和蘇聯之間的經濟關係，以協助解決蘇聯國內棘手問題。本次談判並涉及邀請波蘭出席討論有關德、波問題及盟國在柏林的權利和義務問題。

註① 有關兩德貨幣、經濟暨社會福利統一條約及兩德政治統一條約請參閱蘇秀法，「德國邁向統一之路」，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十一期，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十日，第二一六頁。

「二加四」會議第二回合談判於六月二十二日在東柏林召開。與會代表同意柯爾於年底舉行全德大選的計畫，一切依照議事日程進行，預期在今年十一月以前完成有關德國統一的涉外事務各項作業。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在東柏林的談判中，再次要求德國給予可靠的安全保證，同時也提出裁減德國軍隊的方案，主張在三年過渡期限內，德國軍隊人數應減為二十五萬人，在同一時間內，美、英、法、蘇四國駐在兩德的軍隊也都各減半數。在統一德國新國會大選後六個月內，駐在柏林的四國軍隊全部撤走，在未來五年內，北約和華約相互約定不得將其勢力伸入德國境內目前各自管轄的地區範圍。②謝瓦納澤這項裁軍方案提出之後，立即遭到西方國家的反對。

「二加四」會議第三回合談判於七月十七日在巴黎舉行，主要議程為討論波蘭西部邊界問題。波蘭外長斯庫畢佐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owski）應邀與會。東、西德兩國國會已在六月間分別通過承認目前德波邊界為永久邊界的法案，但仍須「二加四」會議加以認定。在第三回合談判開始之前，西德外長根舍和波蘭外長斯庫畢佐夫斯基以德語交談了五十分鐘，雙方就議程上的問題獲得了共識，並形容交談氣氛良好而友善。波蘭外長表示，波蘭希望和統一後的德國簽署邊界條約之外，再能締訂一項包括廣泛的雙邊陸鄰條約，這兩項條約均應在德國統一後生效。斯庫畢佐夫斯基對六月間東、西德兩國國會通過承認自一九四五年即已劃定的奧德河—奈塞河為邊界線的德、波邊界法案，表示十分振奮。儘管東、西德兩國國會先後通過法案，承認現有的德、波邊界，但西德認為波蘭的要求目前在法律上不可能實現，必須等到德國統一後成立新國會時，才能和波蘭締約。波蘭認為這是波昂當局使用的一種拖延藉口，要求美、英、法、蘇對西德施加壓力。美國國務卿貝克建議四國保留對德、波現有邊界問題的決定權，直到德國和波蘭簽訂正式條約後為止。幾經折衝，最後美、英、法、蘇、東、西德及波蘭發佈同意在德國統一之後，保障現有德、波邊界為永久邊界的宣告。③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二加四」會議第三回合談判在巴黎舉行的前夕，西德總理柯爾前往蘇聯訪問，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同意統一後的德國可以加盟北約，④這不僅使北約組織得以在未來歐洲新秩序中扮演一個中堅角色，也為冷戰時期留下的兩德由分裂而將復合的進程，獲得一次大的突破。蘇聯此舉受到西方各國的一致讚揚。

「二加四」會議第四回合談判於九月十二日在莫斯科舉行之際，經過多方協調及柯爾和戈巴契夫的熱線電話洽商，六國外長終能在會議中簽署「有關德國問題最後解決條約」（Treaty on the final settlement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註② "Les participants à la conférence «2+4» souhaitent que la question allemande soit réglée d'ici à novembre", *Le Monde*, 24-25 juin, 1990, p.3.

註③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第九頁。

註④ 聯合報（臺北），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第九頁。

），⑤消除有關德國統一最後一道法律上的障礙。

這項共有十條的條約，對德國活動空間予以嚴峻和長期的限制，界定新的德國祇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以及整個柏林在內；德國承諾放棄對其他領土的要求；德國宣佈任何企圖妨礙和他國和平相處，特別是為準備攻擊戰爭的行為都是違憲的，除非依照聯合國憲章及德國憲法規定，永遠不得使用武力；德國為樹立一個良好範例，宣佈放棄生產、擁有及使用核子、生物和化學武器，並承諾在三至四年期限內，將全國軍隊人數自兩個德國軍隊總數的六十六萬人減為三十七萬人（較目前西德擁有的四十九萬人尚少十二萬人）。⑥

在簽署這項條約之前，西德和蘇聯協力尋求補助蘇聯從東德撤軍費用的妥協方案。根據西德明鏡週刊 (*Der Spiegel*) 報導，蘇聯原要求一百八十億馬克（當時合一百十二億美元），西德財政部長魏格爾 (Theo Waigel) 建議七十億馬克（約四十三億美元），最後西德總理柯爾和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熱線電話洽妥，以一百二十億馬克（約合七十五億美元）為雙方同意的數字，問題始獲解決。西德外長根舍說：「這是統一的代價，德國面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必須給予相等的補償。」⑦

德、波邊界的歷史背景

現在以奧德河—奈塞河為界的波蘭、德國疆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劃定的。當時德國是戰敗國，東部一部分領土被迫割給了波蘭，而今兩個德國的統一已成事實，原有的政治格局根本瓦解。波蘭耽心未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可能提出歸還失土的要求。

波蘭因邊界問題引起的緊張和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在波蘭西部大部分土地原來就是德國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又都是德國人，在德國統一之後，萌生重返祖國懷抱的渴望也是可能的，所以德、波邊界問題已成波蘭執政當局最感棘手的心結。波蘭要求德國確認現在德、波邊界的永久性企圖把既成事實用法律手段加以固定，藉以消除日後可能引起動亂的因素。波昂方面對波蘭的用心自是一清二楚，第一個反應是斷然拒絕，後因受到西方盟國的壓力才改變態度。德國拒絕的理由至為冠冕堂皇：統一後的德國必然實行和平友好的睦鄰政策，與四鄰國家平等相處，互諒互讓。

註⑤ 該條約全文刊載於：《The Week in Germany, Supplement》(New York: German Information Center, Oct. 5, 1990).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M. Genscher: Le prix de l'unité allemande”, *Le Monde*, 11 sept. 1990, p.8.

問題的本質是：德、波邊界問題和波蘭東部邊界（也就是蘇聯西部邊界）問題有分不開的關聯性，因為現在蘇聯西部的部分土地是從波蘭割劃過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實際上也吞併了德國東普魯士的一些土地，同時命令波蘭佔領德國東普魯士的其餘地帶，更進一步片面決定波蘭西部疆界移至奧德河—奈塞河東段，這些措施的最大受害者便是當時根本沒有發言權的戰敗德國。

根據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和同年七月波茨坦會議的決定，位於奧德河—奈塞河西段以東的前普魯士地區，「暫時」置於蘇聯和波蘭兩國的管轄之下，待締結和約後方能有效行使讓與權。

根據史實記載，自十三世紀以來，東普魯士地區已是屬於德國的土地。^⑧

在歷史上，波蘭曾經五次被列強瓜分，最初三次是由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分別於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進行的，使一七七二年波蘭未瓜分之前的版圖分割殆盡，到了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又把一七九五年瓜分的土地略作調整，是波蘭遭到第四次瓜分。^⑨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推翻了沙皇王朝。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奧匈帝國解體。由於國際局勢丕變，波蘭得以獨立，恢復一七七二年原有版圖大部分的土地。

對波蘭作第五次瓜分的是蘇聯和納粹德國。他們根據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的蘇德條約中的秘密條款，於簽約一個星期之後，希特勒即揮兵大舉入侵波蘭，同年九月十七日，蘇聯也撕毀一九三四年和波蘭締訂的十年有效互不侵犯條約，進軍波蘭佔領其東部領土，和納粹德國平分秋色。德國的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冷戰下的產物，關於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問題，目前全世界幾乎一致認為整個賬都應算在希特勒納粹德國的身上，然而也有一些研究二次大戰歷史的學者持不同的看法，認為如果沒有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德條約秘密條款，戰爭的序幕是絕不可能拉開的。

現在東、西冷戰時代業已過去，兩德也完成統一大業。由於東普魯士領土割讓給波蘭和蘇聯的結果，十月三日統一的德國領土面積僅有三十五萬七千平方公里，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一九年巴黎凡爾賽和約確認的德國領土面積，少了四分之一。

東德從世界地圖上消失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午夜，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樂聲中，東德從世界地圖上消失，成爲歷史名詞。

註⑧ 龍報（巴黎），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六日—十二日，第四頁。
註⑨ 同註⑧。

在東德正式併入西德之前數小時，戴梅吉爾在東柏林一項官方儀式中，最後一次以東德總理身分發表演說，向成立四十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道別。

戴梅吉爾說，一個國家主動揮別其過去歷史是件不尋常的事情，但東、西德的分裂也是不尋常的。東德雖自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但從不知民主為何物。東德在共黨長期統治下，造成經濟崩潰，環境敗壞，柏林圍牆以及強加於人民意識形態束縛等種種罪行。^⑩

戴梅吉爾慶幸這個行之四十年的獨裁制度將由一個以法治、民主和尊重人權的政治體制所取代，這是東德人應該歡樂的時刻。^⑪

東德國會也在十月二日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後宣佈解散。四百名議員中的一百四十四名轉為統一後德國國會議員，任期至十二月二日全德大選時止。

東德在全世界八十六個使館和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都在十月二日關閉。一千多名東德外交官因為曾為共黨黨員，且接受東德國家安全部的諜報津貼將遭遣散。

東、西德同於一九七三年加入聯合國。^⑫西德駐聯合國代表團自十月三日起代表統一後的德國。聯合國會場東德國名席位牌拆去後，聯合國會員國數目從一百六十國減為一百五十九國。

曾為共黨效忠的東德軍隊，在國防部長艾普曼（Rainer Eppelmann）宣佈解散之後，原屬華沙公約組織防禦東德的菁英武力將接受西德的整編，這支人數達十七萬之眾的東德部隊整編後將縮減為五萬人，納入聯邦德國的軍制系統。

德國警察係由各個邦政府管轄，不致出現大量裁員的情況，但與共黨關係密切的幹部難逃被裁減的命運。
在內政上，東德全境均由聯邦德國管轄，波昂中央政府各個部會已在柏林紛設辦事處，東德政府各機構將大量裁員，估計將達六十五萬人。^⑬

十月三日不僅是東、西德合併的日子，在統一的要求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另一個遺跡——美、英、法、蘇四國組成的「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結束其管制任務的一天，東、西柏林將合而為一，擁有完全主權，成為統一後德國的首都。十月二日，蘇聯和美、英、法三國代表簽署一項將柏林管制權移交德方的文件，這項文件一如九

註⑩ "Kohl aims at next target for unification Europe", *IHT*, Oct. 4, 1990, p.1.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Quid*, 1988 Editions Robert Lafont, S.A. Paris, p.839.

註⑬ 聯合報（臺北），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四日，第九頁。

月十二日莫斯科「二加四」會議時，締訂最後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中，有關盟國放棄在柏林管制權利的條款具有同樣法律效力。

十月二日，駐守西柏林的美、英、法憲兵車隊完成在東柏林最後一次象徵性巡邏任務，蘇聯駐守東柏林憲兵車隊也於同一天在西柏林作最後一次同樣的象徵性工作。

駐守西柏林美、英、法三國指揮官在一封致西柏林市長孟普（Walter Momper）函中，通知「三國在柏林指揮任務將在十月二日午夜結束」；在東柏林，蘇聯軍方的指揮權在理論上業已移交東德政府。

迎接統一

十月三日零時，西柏林市政府的自由鐘聲首先響起，響徹新首都柏林城。接着是全德各地教堂的大小鐘聲齊鳴。同時，在柏林，五顏六色的烟火冉冉升空，照亮了歷經戰火洗禮的前德意志帝國議會大廈和象徵兩德以及東、西柏林分裂的布蘭登堡門（Das Brandenburger Tor）。

從北海到阿爾卑斯山，從法國邊界到波蘭西疆，德國人以香檳、烟火、音樂和鐘聲來迎接德意志民族歷史上的新頁。

一面六公尺長，十公尺寬的黑、紅、金三色德國國旗在前帝國議會大廈前緩緩升起，樂隊演奏起德國國歌，在場圍觀成千上萬的德國人肅立致敬，和聲齊唱，有的人潸然淚下。

統一德國的第一任國家元首原西德總統魏茲塞格（R. Von Weizsäcker）在簡單隆重的儀式中宣佈「致力於世界和平」的新德國誕生。他強調「德國人是在自由意願的決定中追求並完成德國的統一，也是歐洲歷史上未造成爭議的統一」。^④四十五年前隨納粹戰敗而告分裂的德國，經過近半世紀的隔離，終於重行統一。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這個日子為東西冷戰劃下了完美的句點，也是新的德國走進世界的一天。

在十月三日正式慶祝德國統一的大典上，魏茲塞格總統特別讚譽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因為他的民主開放和推動市場經濟的改革政策，中歐、東歐和東南歐史無前例的和平革命才能竟其全功，德國也方能自主決定國家的統一。^⑤

第二次世界大戰四個戰勝國美、英、法、蘇元首及政府首長都未出席德國統一的慶祝大典，但均以電文致賀，蘇聯的賀

註④ "In a New Germany a Splendid but Somber Day", *IHT*, Oct. 4, 1990, p.1.

註⑤ 同註④。

電最先到達。戈巴契夫在賀電中說，他對德國寄予厚望，希望德國統一成為鞏固全面和平秩序的原動力。就德、蘇雙邊關係而言，九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簽訂的蘇、德友好條約已為兩國關係奠定了穩固基礎。^⑭

美國總統布希保證美國將協助德國迎接未來的挑戰，並以東、西方四十五年來的冷戰對抗已成過去，德國終於復歸統一，完全自由，基於美、德兩國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兩國今後必將成為合作的夥伴。^⑰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致電表示：「我們將以友邦、盟國和夥伴的關係，共同面對未來。」^⑱

法國總統密特朗則以「繼續携手合作，法國將與德國同在」祝賀。^⑲

在德國人歡騰慶祝兩德統一之際，唯獨七十九歲高齡的前東德國家主席何內克 (E. Honecker) 在東柏林郊區一家蘇聯醫院治療腎疾。前東德司法當局已將何內克「君臨」東德期間所犯罪行五百冊檔案資料移交西德。何內克可能在風燭殘年面對全德人民接受審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害慘痛的以色列人，以沉重的心情接受德國統一的現實。他們難以忘懷五十年前納粹德國殺害六百萬猶太人的往事。以色列總理發言人呼籲統一後的德國應該牢記德國人對猶太人的虧欠和愧咎，今後在雙邊關係上及在歐洲和國際舞臺上應該竭盡所能，善意回報以色列人才是。^⑳

由於四十五年長期的分裂，統一後的德國也帶來一連串政治和經濟問題，特別是東、西德國民氣質和性格的極大差異。未受消費文化洗禮的東德人，保留了節儉和秩序等日耳曼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在共黨長期統治下，也養成了順從、懶惰、缺乏創造力和對西方自卑感的負面氣質。在東德人眼中的西德人則是充滿了攻擊性、不能容忍、自私和對家族、鄉土觀念淡漠的看法。

一個東德市民認為十月三日零時這一刻，很像是一場葬禮和一席歡宴同時舉行。

統一後宣誓入關的五名不管部部长為前東德總理戴梅吉爾外，尚有前東德國會議長柏格曼波爾女士 (Sabine Bergmann-Pohl) 及負責和西德進行統一談判的前東德國務委員克勞斯 (Günther Krause) (以上三人為基民黨人)；另兩名是前東

註⑭ "Mixed Feeling Worldwide on German Unification", *China News*, Oct. 4, 1990, p.2.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同註⑯。

註⑱ 同註⑱。

德自由黨領袖奧特烈 (Rainer Ortelt) 和右派的德國社會聯盟主席華特爾 (Joachim Walthert) 。^②
統一德國新貌：^②

國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原西德國名)
人口：七千八百四十萬人 (東德一千六百四十萬人，西德六千二百萬人)
面積：三十五萬七千平方公里 (東德十萬零八千平方公里，西德二十四萬九千平方公里)
國旗：黑、紅、金三色寬條圖案 (原西德國旗)
國歌：原西德國歌
政體：聯邦共和國 (東德五邦，西德十一邦，共十六邦)^②
首都：柏林 (東、西柏林)
總統：魏茲塞格 (原西德總統)
總理：柯爾 (原西德總理，任期至十二月二日全德大選後新政府成立之日為止)
平均壽命：七十一歲 (一九八八年統計資料：東德男性平均壽命六十九歲，女性七十五歲；西德男性為七十二歲，女性為七十八歲)
電話：每千人五百四十部 (一九八八年統計資料：東德每千人二百四十部，西德每千人六百二十部)
汽車：每千人四百輛 (一九八七年統計資料：東德每千人三百二十輛，西德每千人四百五十輛)

柯爾和他的時代

柯爾，西德基民黨黨魁，現年六十歲，二十九歲時當選邦議員，三十七歲出任邦總理，五十二歲被推為西德聯邦總理，

^① "Kohl Continuity and a New Beginning in United Germany", *The Week in Germany* (New York: German Information Center), Oct. 5, 1990, p.2.

^② "The Germanies Combined", *The Economist*, Sept. 29, 1990, p.50. "Germany in Numbers", *The Week in Germany*, (New York: German Information Center), Oct. 5, 1990, p.1.

^③ 請參閱蘇秀法：德國統一進程中的黨爭，問題與研究，第廿九卷第十三期，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日。第廿一頁。

時爲一九八二年。他在邦總理任期的頭七年，在自己國內的西德人瞧不起他，在國外，隣國人忽略了他，但到了第八個年頭，這位身高一公尺九三分的萊茵河畔巨人，在國內國外的聲望直線上升，他以無比敏捷的行動推動歷史的車輪前進，藉着東歐共產制度全面崩潰所形成的千載一時的機會，爲德國謀取最大的利益——統一大業。

柯爾在加速推動統一問題遭受反對派指責時，曾對記者們說，他就任聯邦總理之初，批評者譏諷他對財經問題是門外漢，但在七年多任期中，西德經濟卻迭創佳績。

一九八二年秋季，柯爾剛任總理時，也被指爲平庸、缺乏魅力而又沒有領袖氣質的人。到了今年春天，則被捧爲最能團結歐洲的政治人物。

分裂了四十年的東、西德人民，長期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經濟差距尤其嚴重，但兩德終於統一，而且時間之快，甚至出乎柯爾的預料之外。去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開放之後，柯爾曾期望兩德如能在一九九三年達成統一，他就會心滿意足。^②德國統一竟能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完成，固然由於東、西方皆有意結束冷戰，造成了有利於兩德統一的國際形勢，而柯爾看準了時代的風向，正確掌握了時機和德意志民族的意志力，更是一項重要的因素。

東德政權出現危機，開始於一九八九年夏季，當時成千上萬的東德人經由匈牙利、捷克奔向西德，造成規模龐大的逃亡潮，柯爾的政府適時把握這個歷史契機，做了一連串配合行動，開放邊界，讓東德人自由入境。

今年三月十八日，東德舉行五十七年來第一次自由選舉，柯爾僕僕風塵前往東德全力爲東德友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助選，保守派因而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加速了國內的統一動力。東德經濟可謂病入膏肓，而柯爾毫不猶豫地同意西德馬克對東德馬克兌換率爲一比一的決定，七月一日，兩德達成貨幣統一，更贏得東德人的好感，西德提出一套改革東德經濟體質的計畫，讓東德人了解兩德統一自會爲他們帶來美好的遠景。八月卅一日，兩德又簽署了「政治統一條約」。

柯爾除了把握時機，適時對內採取上述有關的政治和經濟措施之外，對外又進行一連串外交攻勢，尋求美國和西歐主要盟國的支持。爲了滿足蘇聯的要求，柯爾承諾提供經濟援助，並補助其四年的撤軍費用一百二十億馬克（約合美金七十五億元）。柯爾的七月莫斯科之行，又獲得戈巴契夫首肯，同意德國統一後仍爲北約組織的一員；此外，西德又對波蘭承認目前的德、波邊界爲兩國永久的邊界，西德外長根舍並於十一月十四日與波蘭外長斯庫畢佐夫斯基簽署邊界條約，^③平息了戰後最難處理的爭端之一。這些輝煌的成果，令人另眼相看，把柯爾的聲望推向最高峯。

註② "Helmut Kohl: La force du destin", *Le Point*, 1er-7 Oct 1990, pp. 18-19.

註③ "Germans Sign Frontier Pact", *IHT*, Nov. 15, 1990, p. 2.

回溯戰後歐洲局勢，在一九四九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之際，美、英、法三國保留了很多決策上的權力，當時，首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1876-1967）主動和法國修好，在國際事務上又以戴高樂的馬首是瞻，稍後，西德加入北約組織，成爲西方盟國集團的一員。

二次大戰後，西方盟國協助戰敗的德國重建民主政治體制，同時艾德諾有效運用了馬歇爾援助計畫，使西德得以迅速復興，造成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

一九六九年，社民黨布蘭德（Willy Brandt）出任西德總理，基於對國際現實政治情勢的評估，在外交上積極推行「東進政策」，承認東德存在是一個事實，並和蘇聯及東歐國家廣泛接觸。一九七二年，東、西德簽訂「關係基礎條約」，奠定了雙方合作交流的正常接觸管道，經過近二十年的各項交流訪問以及相互了解，雙方人民在對德意志民族認同上，大大縮短了距離。二十年中，雖經施密特（Helmut Schmidt）政府和目前執政的柯爾政府，西德的東進政策始終持續未變。

德國由一個戰敗而喪失主權，被分區佔領而形成分裂的國家到今天的重行統一，成爲歐洲的主要安定力量，其健全的民主政治和強大的經濟力量，是不可否認的兩大泉源，而波昂政府正確評估時勢，制定長遠的外交政策，開啓西德在國際上發展的空間，也是關鍵因素。

德國統一的啓示

從國際情勢看，德國之能夠在柏林圍牆開放後不到十一個月時間內達成統一大業，受益於一九八九年沖擊於共黨世界內部爭取民主運動的浪潮，這股浪潮打碎了大部份東歐國家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基本結構，也改變了這些國家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至於最大阻力來源的蘇聯，由於內部幾個加盟國的騷動不安，戈巴契夫對德國統一的態度只採取了要求滿足蘇聯所提的「條件」和「補償費」方式，這些「條件」包括統一的德國加盟北約必須給予安全的保證和提供經濟援助的承諾。德、波邊界問題也因德國重大讓步而獲解決。

從兩德內部情勢看，西德在兩德統一問題上所佔的有利條件，便是東德人民自發地要求共黨結束一黨專政和徹底進行政經改革所發動的不斷示威運動；此外，西德二十年來的「東進政策」對今天的統一自然也具有催化作用；生活在專制獨裁共黨政體下的東德人民，對西德自由而富裕生活的艷羨，更加速對追求和平統一的渴望。

就兩德統一的內外條件與今天中華民國臺灣和中國大陸作一比較，可以得到下面的啓示：

一、西德在人口、土地面積、經濟實力都較東德佔有優勢，但除了經濟實力以外，其他人口、土地的面積差距不大。而

中華民國臺灣在經濟上的實力，政治民主化的水準以及國民教育的程度和素質，都凌駕中國大陸之上，但人口數字和土地面積則過分懸殊。

二、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東、西德同時加入聯合國，在外交上不再互相排斥，兩國分別和他國自由交往，而中共則一味短視，在國際上對中華民國處處封殺，不允許臺灣有任何活動的空間，使雙方無法在安全和信賴基礎上提升實質關係。

三、西德的「東進政策」，二十年來，不僅縮短了東、西德人民間的認知差距，也緩和了兩個德國間原來存在的緊張敵對氣氛。同時，兩個德國在一九七二年簽訂了「關係基礎條約」，使雙方交往有了依據，這樣正常的運作管道，目前尚不存在於臺灣和大陸之間。

四、在兩德統一進程中，出現有利的國際形勢，在東歐共黨政權相繼崩潰及戈巴契夫的「開放」和「改革」政策之下，東德失去了賴以依靠的憑藉，加上東德人民羣起要求共黨政權放棄一黨專政，徹底進行政、經改革運動，蔚成一股莫之能禦的力量，大大有利於兩個德國的融合，但目前在亞洲尚未形成這樣的氣候。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完稿

*

*

*